

百  
柱  
堂  
全  
集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二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贈道銜湖北升用知府荆門直隸州知州諡剛介李公墓表  
宣城李公紫藩以咸豐三年九月十日與賊戰興國富池口  
江岸死之事聞有 詔加贈道銜 賜諡剛介祀專祠 予

其子雯廕雲騎尉雯旣以衣冠葬公某原謂柏心爲公執友  
泣請表其墓嗟乎公文吏也而敢戰又以死事聞可不謂奇  
偉烈丈夫哉公諱棟紫藩其字也考宣範道光間以循吏聞  
天下自孟縣驛丞擢至松江知府公早嫻文章而志存經世  
以國子生試京兆不售入貲爲令選授湖北之公安地濱江

久爲澤國始至之年江漲決隄公並流拯之枵腹者予餌露處者予栖乘小艇洪濤中徧核災黎戶口以狀上請賑貸得請分鄉給賑禁攘致收乘粟米價騰踊且絕適客舟載米至高其值留之邑賴以濟益治隄防躬視版築江漲益大隄卒不敗讞獄不用鈎距而幽隱畢照公安人傳其事以爲神明調孝感故大邑俗好許公折而懲之然不輕予杖不發人曖昧專民畏且懷邑試皆就縣舍其創立考棚則自公始旋調鍾祥粵賊方陷鄂城遠近大震不軌者思逞公激厲士民擇壯健得千人以上部伍訓練教之擊刺境有劫掠卽率往擒捕無敢動者鄰邑盜作其令他往公則親將所部擒斬馬

子等劇賊數十人郭十安者襄陽土豪之驍傑者也擁眾往  
應粵逆公覆之間道遇其魁餘悉走散天門巨盜號蓋天王  
將倡亂公乘霧掩襲無一脫者當是時安襄二郡倚公不啻  
長城永幾粵逆棄鄂東下徐州張公權楚北制府聞公名檄  
至鄂會逆黨北犯未涉河轉掠楚境陷黃安趨麻城勢張甚  
張公分麾下千五百人授公與今觀察張公仲遠偕往進擊  
至黃州圍風鎮賊已掠舟二百艘驟下鷺公頸將出江騎步  
翼之眾可萬餘人公櫂舟迎擊募善遊者入賊陣後縱火分  
兵浮水出賊傍夾擊之賊驚潰夜又爲浮橋潛渡公奪毀之  
渡水進攻賊大敗委輜重揚帆遁躡至辛家沖賊棄舟走陸

公亦登陸追之賊行至馬鞍山邊官軍四面蹴擊遂大潰遁走英山爲皖軍所殲公追至皖乃旋師道爲宿松敗賊下倉準乃遣張公奏以知府升用賞戴藍翎是年八月粵逆自江右來犯斬之田家鎮張公檄公助兩觀察禦之四戰皆捷復戰副將某先公次之水師又次之已戰副將不前公憤甚獨引麾下策馬進賊敗走追之賊反鬥又敗公追不止賊見無後繼分江中賊登岸襲其後公引就水軍水軍亦去左陷淖中賊乘之麾下門死略盡公猶短刀殺賊冒不絕口賊憐之公安孝感鍾祥民間公亡無不號咷召僧爲薦冥福至 贈卹詔下則又相與感嘆慨慕廟而祀之嗟乎公起書生恂恂

似不能言至其撫循士卒沈毅敢決凜然有名將之風憤凶  
醜跳梁稔惡稽誅又疾當時將吏率異懦縮朒不肯爲國  
家捐軀命以犯危難慨然思起而矯之挺身爲之先雖斷胆  
穴胸不少悔論者或疑任非專闕所將僅一隊搏蟻附益滋  
之眾與餒肉餓虎無異夫深入敵戰用少擊眾昔之人以是  
持勝者多矣嚮使是役也眾將同心爭前搏戰安知不以捷  
聞孤軍冒刃而坐甲不援公所不料亦所不顧也臨淮靴刀  
自厲與睢陽憑城血戰誓死之心一也而成敗懸殊有幸不  
幸耳人臣徇忠義者豈以勝負死生措意中哉故柏心於公  
不以爲悲而以爲壯公事親孝操行廉敦尚名節交遊必信

其自處尤儉約服浣濯不重味作令時周歷境內載餅充餐  
見村氓及儒生與詢疾苦論學行若家人然忘其爲長吏也  
在軍遇戰士如骨肉其亡也殘卒脫歸者皆焚香奠楮錢號  
哭載路而歸其得人心如此詩文典則溫麗殉節時年財四  
十有一世皆惜公未竟其才配徐恭人側室程沈子四雯其  
長也次爵次需次元潞早殤女一他詳張公仲遠行狀不具  
載其大者爲百世勸忠焉

蘄州學正劉君升衢墓表

江夏劉氏以孝友文學世其家有坦衢大令者於柏心爲執  
友因得識其羣從昆季而升衢博士深中篤行治舉業最

有聲坦衢歿柏心往返鄂渚益與升衢論交道故如骨肉今  
升衢又謝世矣其孤謂柏心知君最深請爲文表其墓因詮  
次曰君諱進昌字仕階號升衢明季先世有子靜公者自江  
右德化來徙高曾以下有仕籍而未服官祖家楠黜贈承德  
郎考永焯例貢生贈奉直大夫君則奉直仲子也幼就塾穎  
敏邁常童默識多悟八齡失母鞠於世母朱安人從黃陂王  
海峰先生遊有作援筆立就滾滾不絕見者大驚補博士弟  
子道光己亥癸卯兩膺房薦不售自是息意秋駕旣貢成均  
援例以學博就銓權漢川教諭德安郡博補漢川訓導俸滿  
轉蘄州學正君雖官庠序雍容磐筦俎豆間然其忠義激發



敵愾同仇視干城禦侮者無多讓在漢川蘄州劇寇來犯隨  
牧令登陣分守督率壯士出入烽燧矢石間意氣彌奮城卒  
以全論功未及薦但晉階而已君亦恬然無競蘄州圍解籌  
修 聖宮躬董其役兵燹後宮牆益加闕峻則君衛道之勇  
也在官前後十六年獎訓士林教澤甚深蒸髦至今誦之君  
見鄉井三陌雖獲完聚懼家世譜牒或致散佚遂諏諮纂次  
勤有成書義例尤爲嚴謹又建修祠宇雖未及葺成實自君  
倡之君事親孝其奉伯兄維城貳尹尤謹兄既篤老君出入  
扶持親操几杖以從未嘗跬步踈雖孺穉之侍尊長不啻也  
訓育從子悉如己出宗黨莫不高其穆行家倚城隅枕鶴山

之麓與黃鶴樓接於岡上創望江樓超出雉堞羣山奔赴俯  
瞰煙波雄潤鮮麗日夕延眺稱爲亭臺勝地將以是爲他日  
娛老菟裘而君已捐館於學舍矣年六十有九著有望江樓  
詩草配陳宜人以慈儉稱工楷書善琴兼長吟咏著西湖樓  
閣詩草先君一年卒子三長裕善次裕問次裕亨女三孫四  
裕善等葬君東關外官府嶺原君韞積藝文未能厠身石渠  
東觀僅守冷官誠踳躅矣然能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  
儒者之效何其壯也又家居時修譜系營宗祠孜孜於敬宗  
收族以此而論出入忠孝行爲士表君之持已峻若邱山彼  
世俗所豔稱爲華顯者直鵠毛耳其能有加於君乎哉於是

撥舉其行事之卓犖者揭之阡隴使來者有所式焉

明故義士李伯綸先生神道表銘

江陵有前明義士李伯綸先生率鄉人拒闖賊戰死於龍灣市之大河口邑乘闕載今其裔孫奎乃偕都人士具以其事由邑博申大府上之 朝請從祀邑忠義祠得請遂刊石表諸墓屬柏心文以紀之謹按先生諱令申伯綸其字也居江陵龍灣市考名芳明開州知州先生其長子開州公以循吏聞所與皆一時名人先生少承家訓邃於學早補弟子員父執諸長者皆目之爲偉器性嚴整誨子弟及學徒必忠孝大節惻隱好施絕無愆色值明季大亂督井里丁壯爲團日夕

訓練共圖保衛人皆樂奉約束亡何闖賊至偵云賊騎財數百先生留眾守村砦自率數百人彎弓躍馬疾馳禦之鏖戰良久所殺傷甚多賊披靡走去逐之至大河口北賊後隊大至眾寡不敵猶大呼奮擊自晡至夜分力竭麾眾還保村隘曰吾不返矣策馬陷陣僕李長春從之遂俱殞焉年三十有三時崇禎癸未冬十一月十七日夜事也賊退諸弟就戰所覓遺骸葬焉則今龍灣沱子口西岸巍然高冢者是 國朝道光六年邑人請於學使霞九王公以義烈堪欽額其廬至同治二年某月日乃入祠忠義云柏心攷明末大盜縱橫覆沒郡國一時方鎮將帥棄河山委甲仗而走且降者相望也

先生起家子僅籍諸生非有封疆鎖鑰之責不忍父老子弟委諸豺虎集穢鋤少年與之倡明大義自任捍禦明知用單弱脆懦之輩不足角貔獠爪牙而慷慨憤激誓不與賊俱生至於穴胸陷脰膏血塗原野齒骨委草莽不之悔嗟乎非漸濡出於往訓壯烈發於天性孰能勇決若是閱二百餘載邑人談及遺事猶想見英風毅槩歎歎不置嗟乎豈非義士哉夫奇傑之行蹈刃舍生沒世之稱何計焉然而俎豆馨香有國者設此豈惟獎往亦以勸來令典誠不可廢也惟其事隔前代幾就淪湮不以時異世殊少分畛域則我朝曠蕩之思度越前古尤爲難值耳揭而彰之豈一邑是榮繫百

世下激勵勸慕者是賴銘曰

奮囊衣兮援枹鼓起制梃兮抗滔天摩虎牙兮刺豺吻目既  
瞑兮魂不旋閤異代兮荷褒綸榮椒荔兮扇英烈名不替兮  
氣如生且終古兮視茲碣

余氏母墓表

甘泉余君楷堂自鄂聞警挈家人僦居吾里柏心始識之喜  
其雋爽邁遠時同徙者皆君鄉里貴胄老弱數十口不名一  
錢居悉傾橐濟之略無愴色以是益心敬君君暇則嗚咽爲  
柏心言曰模不肖人也負先妣訓誨不能奮身取科第爲母  
氏榮家又半殲豺吻垂老流離僅一弱息單微若是何以報

吾母於萬一哉已又手疏君母行事請柏心表諸墓曰此先妣意也柏心聞而傷之遂不敢辭按君所纂次甚簡而質然其磊落大者足書矣君母姓張氏儀徵人孝廉芍波先生之女適楷堂考玉含公蓋繼康公長君諱潤生者也出後從叔庠生謙式公叔母蔣無出故以玉含公爲後云玉含公蚤世君母孀居年未三十遺二子長模甫五歲次棟甫二歲棟又旋殤家無越宿糧姑老矣稚子幼弱倚君母鍼黹爲生甘旨饗殮無乏者而自啖往往雜糠粃隆冬至曳葛衣卽烟煙有貴勢厚貲者絕不往貸升斗兩從父嘗過視其家見君母憔悴甚哀之勸以歸甯則流涕曰命也敢累諸父外家愍而矜

之乃得濟模長延師課之夜自督不少寬然竟以貧故廢學  
訓之曰初翼汝用儒學起家今已矣且姑治生士無窮達惟  
志與品足以立身但敦行誼豈在青紫模泣受教治計然策  
稍稍饒裕嘗遇深歲歉甚里人多失業陰行振卹多所全活  
無賴者侵及其家或語君母曷訟諸官母曰若豈盜哉呼其  
人給金遣之其後劫盜起迄不犯其門則前受金諸人陰爲  
力也其遠識掩覆人過如此模客都門歸所親勸列君母節  
行上大府聞之 朝得 旌閩式鄉黨君母聞而戒模曰吾  
行不爲名若體吾意他日歿後乞當世立言者表吾墓足矣  
模所述若此柏心作而嘆曰躬執高節處困而義命自安訓



其子爲端士又戒勿仰邀褒寵雖世之仁賢君子恐未逮也而君母不激不矯葆光潛耀落落然若得之於性而體之自然嗟乎豈易及哉沒未數月賊橫東南覆其鄉閭家旣受禍子乃跳免間關奔竄晚有似續危如一髮引千鈞天其奚以慰君母于九原歟然古來賢母以苦節著聞者子孫必貴顯理無不報特遲速不齊耳今余君以貞介明濟久爲鄉黨貴遊所倚重避難來楚諸公知其才辟佐軍幕以勞獲薦得階仕籍暮年舉子岐嶷穎慧異日以文學大門閭者必此襁褓中英物天之慰君母於九泉下者有在矣柏心名位文詞無足爲君母重嘉余君志與品有過人者又高君母之行函書

之惟恐遺也君母生於乾隆癸卯年六月二十八日歿於咸豐壬子九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子模候選從九品賞戴藍翎孫曰萬芳他不備著著其大者授余君歸而揭諸墓

馮節母墓表

節孝馮母楊太孺人者南漳茂材開謨之叔曾祖母也開謨往歲徒步七百里從余問業時時爲道節母志行及識慮均過人遠甚且乞余文表其墓余諾之未暇也今年再以書徵因按狀加詮次以授之太孺人適春公入門則舅姑喜得賢婦家人上下翕然稱之其相夫子婉而敬春公績學方勤以是遘疾結稿甫三載未有子息而春公奄捐館舍太孺人年

財二十有一方仰天號咷欲以身殉泉下顧舅年踰八十繼姑七十餘庶姑亦五十餘乏人侍奉又兩從子皆孱弱莫爲撫字遂勉稱未亡相舟自誓始議立嗣旋復中天從孫皆單緒相承不能出繼於是撫之如己出教養成立咸彬彬用詩禮世其家厥後舅姑繼逝一切喪葬薦祭皆竭情致慎罔不中禮宗黨太息謂春公亡而如存太孺人旣嫠居禮度自持莊靜嚴肅跬步未嘗踰闕至遇下則主溫惠尤好施濟族姻隣里告以匱乏與婚葬不能舉必周其急略無愴色所席雖饒不務居積不尙勾稽度支出入宏纖贏絀皆默識之未嘗消素業亦如故勢家欲稍凌轢則巖然自若志氣不懾彼亦

無敢逞者智慮明達料事多中或舉疑難就質爲指其可否  
成敗事後皆歷歷不爽他如習勤動屏華飾則又其素性然  
也晚歲兩目失明者十年咸豐戊午十二月乃謝世春秋八  
十有一守節六十年鄉里臚陳其事大府以聞於朝得

旌表如令咸謂爲榮余攷太孺人行事可謂難矣當其初喪  
所天仰藥投繯從良人九原此易易耳至於滯回隱忍代任  
艱大勢如懸綆將斷覆舟將沈卒俾其夫之父母生隆其孝  
養沒盡其哀禮夫之似續雖闕而撫其從子從孫以恩意禮  
祀終不至替又使門戶將墜而復振從子將散而復聚卽起  
九原視之所區畫不能有加於是霜幃六十年中人視之若

安然履順之日不知皆太孺人飲冰茹蘖之日也嗟乎其可  
謂難也已開謨爲人誠樸耿亮所述必不妄余故采而著之  
俾揭諸阡隴庶來者盡睹其芬烈焉

百柱堂全集卷四十三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姚君春木墓誌銘

昔者微言既沒百家鋒起自子輿氏而後卓然見道者漢董氏唐韓氏而已宋諸儒出大道復明至朱子而說益精循是以降號爲儒者於其說不能無出入焉雜糅焉甚者加摺擊焉無他信道不篤故也夫信之不篤何取乎言而猶日有言焉者道術將爲天下裂矣柏心所見近世儒者信道之篤其惟姚君子壽乎君歿後門人陳克家謂柏心知君者宜銘其墓遂不敢辭按狀君諱椿字子壽一字春木江蘇婁縣人高

祖天麒曾祖士英祖宗侃三世皆贈通奉大夫考令儀拔貢  
生自祿豐縣知縣屢遷至四川布政使妣許氏封夫人生子  
二君其長也少卽資稟絕人博誦善屬文長游京師以國子  
監生應試京兆諸文學鉅公偉其才爭折節與之高推連試  
不售不復應舉是時名公卿相矜以淵雅才俊者流驚於詞  
華標炫奇麗君習聞其風而樂之求之詞藝有年求之鉤稽  
攷證有年出與兩家頡頏幾欲蹈藉出其右又思以事功表  
見日夜講開濟經畫無不明習久之往見桐城姚先生飛語  
以當究心程朱之學始大悟又讀寶應朱氏澤灃遺書歎曰  
道不外求也是真守程朱之道者他日桐城語特發其端耳

於是盡取宋儒緒論潛心默會怡然解渙然釋也尤服膺朱子之說自爾專意信嚮惟道是研悅矣其治經也融合漢宋而審其至當其析理也博涉蕃變而約諸至精其爲學也去私蔽惡倍譎而該備體用其論治也正本原鄙功利而叅酌時變修諸己者必誠導諸人者必詳淹通羣籍不以自矜兼擅文辭不以自伐世有笑爲迂寔駭爲閔大者不顧也獨窮年矻矻深信不搖嗟乎其於道也可謂勤且通者矣始事方伯公及許夫人存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與弟友愛弟棊亦嚴事之棄官與同居白首怡怡相從討論君性通而介輕財尙風義振人之急不計有無道光初元 詔舉孝廉方正之



士郡守以君名應辭不就徵世高其節家貧恒客遊於中州  
主夷山書院昌明正學獎其才行士習以振於楚客林文忠  
所主荆南書院七載歸主景賢書院爲教一如夷山時嘗慨  
然於俗頹風下人才氣節之不振治具之多因循也遇後進  
才識殊異者勉以翼道經世有味乎其言之也每爲柏心道  
桐城語且曰吾子天資近道盍留意柏心謝不敢任謹識之  
不忘君終身未嘗釋卷喜鈔纂飲酒過差臂痛不能書猶命  
子弟錄之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感疾而卒年七十有七  
葬邑之余山附於方伯公之墓配許孺人前卒子二人次斲  
早逝長子炳孫三人殤者二季曰維甫冠而死所選 國朝

文錄八十二卷所采輯 國朝學案未及就易傳若干卷未  
竟者門人陳壽熊補之所自著詩文多刊行他撰錄甚富不  
盡著君性真率自奉約甚然喜客壺觴斟酌風景留連竟日  
夕忘疲有人偷鑿好稱人善神怡色和言論疊疊問業皆虛  
往而實歸君於學號精博扶持朱子之說於道尤有功近百  
餘年最爲儒宗爵秩不躋韞櫝藝文至於沒齒可悲也已銘

曰

去聖久遠大道榛塞匪雜匪閩人理或息彼挾辨博撼搖先  
儒猖狂浮游是曰大愚智去其私理衷於是信道不遷冀東  
一士徧探繁蹟以達精微審之又審考亭之歸潛曜韞真閩

於元壤茫茫斯文吾將安仰德音不朽來者師資導彼承學  
視此銘辭

布政使銜署湖北按察使原任督糧道愍肅李公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某某字某某河南光州人系出明歧陽王後  
國朝有官秦隴者遂家肅州高祖從先曾祖仕祖雲奎肅  
甯夏守備官都司死金川事祀昭忠世襲雲騎尉曰雲福者  
其伯祖也考殿元廩貢生廕世職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  
初守備公官甯夏與觀察河南吳公相善也見贈公愛之乞  
爲己子挈歸從吳姓長乃知爲李氏子客自酒泉來爲道本  
宗父母下世兩兄皆武舉亦先後沒絕世無旁支心大慟卽

徒步走蕭州訪先墓得之呈歸本宗以本質應舉或竊易其  
卷得雋終不自言後用廕以守備効用昭勇侯楊公督陝甘  
在西陲辟入幕府至永昌道卒留葬祁連山公之在姪也吳  
公室周恭人夢蓮萼降自空及公生異香滿室六歲解賦詩  
以神童名贈公有子二長寶相次卽公念吳氏誼命公仍爲  
之嗣故自補弟子員至領河南解猶用吳姓後乃改歸本宗  
更今名云道光乙未以大挑一等分發四川家貧羅太夫人  
春秋高奉侍入蜀得遂祿養意甚甘之權江油逾年遭太夫  
人憂去官服闋權郫縣補長甯兼理高縣調金堂華陽皆有  
異政在江油值大旱輒發倉米平糶民以不飢秋大熟納米

者加羸焉在邗禮布衣孫錕就之咨政考故事請春秋祀古  
蜀王蠶叢杜宇祠墓後遂著爲令在長甯教民植桑收野蘭  
墾荒确種竹木民倚其利土宜稻者予種蠲租勸使悉耕爲  
沃壤金堂華陽之治至號爲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其爲政大  
抵興教化勵俊髦爲先治獄必以情不厲威嚴而摘發如神  
鄰境劇盜名捕弗能得者公輒得之盜皆懾伏散走公見承  
平久恬熙相狃慮變生意外所至必繕城郭治戎器詰奸宄  
逐游惰尤講求保甲團練推行十家牌戶有籍丁有冊按行  
稽核就決爭訟民業某事隣爲某姓名隨舉之無一誤者人  
驚爲神制府徐公見其保甲章程大善之通行全蜀且上之

朝薦爲蜀中循良第一考滿遷瀘州咸豐元年以薦入都  
召對勤政殿獎勞甚渥 賞加知府銜授雲南臨安府知  
府召集土司宣布威德皆奉約束唯謹自粵氛作公深憂之  
聞東南淪覆益憤歎髯張毗裂思捐軀討賊二年調湖南岳  
州改湖北黃州權荆宜施道荆雄鎮且要衝也至則檄所部  
亟行團練期三月皆如令沙市舊有社丁因集而練之設守  
禦甚嚴擢湖北督糧道倍道至鄂則制府吳公戰死堵城眾  
凶懼公日夕乘城仍示以鎮靜四年正月按察使唐公樹義  
戰歿金口公權臬事或勸出促外餉公謝蓋守死之志決矣  
賊聯舳艦蔽江漢如織鈔略不絕漢陽七十二堡結團誓殺

賊公白撫軍請簡驍將渡江約義民攻賊必勝不意所遣率  
孱弱竟無功公別遣川勇往焚賊壘奪賊戰艦歸賊益進偏  
大帥軍德安不前公遣弁縋出告急不應請撫軍分兵迎援  
師定計夾攻亦不果籌勦賊大計條四十議上撫軍略言擁  
兵者藉口防北竄不知保江漢乃防北竄也他日奏詞飾職  
捷是自緩援師也今請據實疏陳上知其危飭援必速不見  
用由是外援絕時郭門之外皆賊區餽餉久梗戰士日得勺  
米錢二十撫軍憂惶無策猾將佞吏乘間沮撓公遇事爭多  
陰相梏者請發倉粟予軍士則糧支三月因滇銅鑄大錢餉  
足敷一月又請出銀券募冒圍迎餉者一切格不行士卒乃

有潰志會撫軍納人言具疏移師就餉方集議公憤甚援筆  
抹去移師語大書闔城殉難四字擲筆大哭問日賊至雞窩  
撫軍議出迎戰公知將弁借爲逃計力沮不聽師出果奔賊  
乘之將士皆逸城上兵亦縋而遁撫軍爲眾弁擁之出城去  
賊攀縋上公方巡北門見城上張賊幟蛇山火起知事不可  
爲或勸急隨撫軍行公曰家世忠貞受 朝廷厚恩父子任  
監司非死不足報 國步運寓題絕命詩北向再拜赴宅後  
池揮侍者入婢媼繼之公躍入良久昏絕家人舁出至夕甦  
登樓自經死今夫鄂雖危蹙然尙有士萬人穀六萬石賊謂  
吾旦夕下越之犯湖湘引眾連檣西上留守者特剽掠之徒



誠用公策募死士渡江搗之輜重舟艦可襲而虜也彼聞而  
遽返南楚追師乘其後我擊其前當是時賊可盡殄釋此不  
圖東手拊膺至相率爲棄城苟活計嗚乎公抱田單墨翟之  
智扼孽莫施徒以一死明孤忠此尤可痛也已其後公子孟  
羣引水軍從少司馬曾公連戰破賊先克鄂城繼而入覓公  
得之面如生距百二十日矣炎暑中蠅蚋不犯賊亦不加殘  
毀曾公上公死事狀有 詔視道員 賜卹制府楊公又疏  
言遺骸無恙狀 上惋悼 詔加布政使銜以布政使從優  
賜卹世襲騎都尉 勅建專祠 諭祭奠 賜諡愍肅蓋  
異數也公軀幹偉然方瞳修髯於書無不讀雖歷官未嘗廢

著有西園詩鈔及外集皆已刊他文詞著錄遇難多佚公生  
嘉慶丁巳閏六月十四日辰時其殉節也以咸豐甲寅六  
月初二日年五十有八配胡夫人生女二遷室張夫人先公卒  
子五長孟羣張夫人出道光丁未進士廣西卽用知縣洊升  
至安徽布政使以軍功 賜珠爾杭阿巴圖魯名號 賞戴  
花翎次孟平孟翔孟揚孟康女若干人孫二長閻次開孫女  
一孟羣出孟羣以某月日葬公於某原來請銘公琦行不勝  
書書其大者嗟乎天下守令盡如公大盜不得起節鎮盡如  
公金湯可無警銘曰

陳難不避志何決也庸夫比肩宜枕隄也致命遂志臣之節

也有子復仇邦之傑也稱 恩縉典揚馨烈也浩氣耿光若  
日星揭也刻銘其幽天柱無折也

李君作羣墓誌銘

君諱某某字作羣一字中柱臨湘人曾祖蓋南公有隱德嘗  
書忠恕公直四字揭諸壁祖楚珩公豐於才而奮於年考九  
元公磊落有大節寔時拾遺金道三其人至慨然與之請割  
半留謝拒不受君卽九元公次子也九元公沒乃力學爲文  
不屑趨時好會兄弟皆凋喪因輟進取以例補成均君樸直  
外若落落穆穆中實肫摯治家嚴整自奉甚約一裘閱十數  
年不更至赴人緩急絕不恡歲飢分囷粟糶錢視鄰里之空

乏者闕之人倚君爲續命田交遊一敦古處人有過輒面折  
之然無怨者子弟雖頑梗見君則抑然下君亦反覆開勸導  
之趨善眾既服君名德又漸摩於誨誘若昌風扇榮時雨潤  
物有不覺其轉移之速者君尤有人倫鑒所臧否後皆符其  
言無毫髮爽者老而嗜學恒手一卷不釋族有湘陵先生博  
習修潔士也君遣子往受業積十餘年敬禮不衰士有挾才  
藝過其門未嘗不殷勤延攬津津稱道也其訓兩子述祖宗  
遺事往復戒勵詞多危悚尤勗以宅心忠厚爲人道之本又  
語之曰吾不私己不欺人施惠不圖報作善不求知勉勉存  
心以盡吾分已耳六十生辰猶製聯語自做責生平刻厲率

如此咸豐甲寅境上盜起焚君廬君走避高阜望火遙拜卽  
滅旋臥疾取所著藁盡焚之遺令弔者無以文詞進吾行事  
不足稱也語訖而逝生乾隆乙卯某月日卒咸豐戊午某月  
日享年六十有四葬墓田衝之北配羅孺人巴陵宿儒展儀  
公女事姑以孝聞子二長嶠次嶸並有才名尤長於詩孫五  
序稜庠生早卒有白湖遺草序彬序衍序慶俱幼女孫一字  
邑庠生楊忠鐸之次子興濂君沒後九年嶠與嶸始持狀乞  
柏心爲銘覽之言言皆質實也夫當時文學仕宦者多矣夷  
考其行往往不相掩嗟乎是販名聲而長虛僞者也君所薰  
陶雖僅及一鄉然自述之語與行己若踐繩墨其諸修內而

遺外者歎其諸君子之躬行者歎嗟乎非君是銘而將誰銘  
銘曰

世之人懷珉而銜玉君獨確然抱吾樸內美修能奚遑外襍  
潛光未耀藏魄山陲延慶儲祉符此銘詞

江西補用道前翰林院編修帥君墓誌銘

昔在 文宗時有以翰林編修發憤上書言天下事章雖留  
中然以次略見施行海內知君與不知者莫不震悚欽歎則  
黃梅帥君逸齋其人君諱遠燁字蘊輝逸齋其自號也先世  
自江右來徙高祖某曾祖某相繼爲名諸生祖承瀛官至浙  
江巡撫引疾歸終於里第 國史有傳自中丞公以上三世

也少英邁異常童年十二隨伯兄侍母太恭人北上太恭人  
道卒景州君號泣如成人逾年伯兄又沒君益哀痛至骨立  
中丞公 子告後患目青戶部公假歸侍疾中丞公家法嚴  
子弟無敢鮮衣怒馬者君奉教惟謹出則柴車有初見者不  
知其爲貴公子孫也亡何戶部公卒庶叔暨母弟庶弟皆幼  
中丞公春秋高恆臥疾君內切怛而外制涕慰安祖庭扶掖  
奉侍極諸猥瑣退撫幼少咸有恩紀凡四載中丞公薨其治  
喪哀禮兼盡奉大母潘太夫人及庶祖母諸父諸姑十有餘  
人積其誠敬無不當節撫兒子如己子蓋君少時內行純篤

仔肩極重已能自刻勵如此君讀書不爲章句喜講求古今成敗政體得失與夫兵農實務以救時濟用爲己任爲文章善議論雄駿嚴峭往往似李文饒張叔大於詩亦然不苟作亦不多作當世才流沾沾以詞章振聲譽君獨超然不屑其志氣宏毅俊偉專用意經世之學所作制藝率以古文行之悍驚勁拔見者嚴憚焉道光丁酉以上舍生貢成均持服未預 廷試辛丑中丞公歿 特旨賜舉人丁丑成進士入詞館假歸值戊申大水請於當道邑得賑金數萬又鬻其婦奩田百畝助之全活無算己酉散館授編修大考二等拜文綺賜咸豐癸丑正月粵逆陷楚皖趨金陵君慨然曰此非默默



時也善家愛

國恩最厚且吾讀書矢志云何雖無官職然

義不容默再上書累萬言大旨以一兵權申國法簡人才籌  
國用爲要且詆及權貴人舉朝爲之惕息疏留不下其年分  
校春闈稱得士以潘太恭人卒假歸省墓道梗迂途至浙將  
僑居未果棲遲三年鄉里猶苦兵歎曰久留何益丈夫盍若  
枕戈爲國討賊丙辰同人助之援例以道員用先是今相國  
湘鄉曾公最奇君方在江右治兵往謁之至則以彘歸會江  
右大僚亟望曾公墨經視師浼君往勸駕曾公執意良堅遂  
返章門大府奏留募餉君見撫州賊張甚義憤勃然自請募  
士千人往擊之抵東鄉次日遇賊與戰手劍斬賊二賊大至

麾下士潰列校有進騎請突圍出者君訶之曰吾豈草間偷  
活者竟戰死兄子壽九亦戰死則十月初七日也事聞優卹  
有加 子騎都尉世襲壽九亦以雲騎尉世其官君卒時年  
四十有一當君通籍後楚北宦中外者惟君才氣最優夙夜  
以忘身殉國爲念其持節江右本不主戰事而君髮指皆裂  
志吞羣醜非常奇傑之才曾未一試遽以肝腦塗原野識者  
皆爲痛惜然忠烈之性趨死如歸上不負吾 君下無忝厥  
祖鬼雄壯氣足貫日星視彼尸素崇班腐醜無聞者豈不錚  
錚然卓犖偉男子哉君在都以文學節行相切劘者朱閣部  
久香先生梅伯言戶部朱伯韓侍御韓叔起吳又桓兩比部

而已他貴游絕不通謁性恢濶豪俊輕財重義見急難立揮  
千金援人雖蹈水火弗辭也寓嚴州時倡捐營萬人塔以瘞  
枯骨塾師戚某之父病卧吳門卽迎致醫藥殯葬悉任之友  
某來投病不起質貂裘爲治後事他慷慨多此類配石恭人  
子四長駿殤次晚庠生襲騎都尉三旬四昀女三長適宿松  
王化詩次適宿松石長祐國學生三未字君交遊中於柏心  
最折節每規君雖盡言無忤君之葬也其孤晚乞銘銘曰  
昂昂蒲梢不踐天閑而蹶荆棘也金閨詞臣不贊 廟堂而  
甘頽路也我招國殤迅掃乎經天之機槍而歸侍乎先臣之  
塋側也

山東海豐知縣龔君慕誌銘

嘗聞靜巖龔公之言曰漢宣帝謂良二千石可共治平然守之親民不若令令皆得人一邑如一家然獎其善訓其失儆其情且驚者聲息動止不敢隱寇於何興縣令失職天下乃多事矣嗟乎豈不然哉公爲令率用此比沒孤子紹仁次公行事請誌幽壙柏心於公家雅故又曾與嗣君同官都下遂不敢辭公諱經遠字仲來號靜巖監利縣人祖學典恩貢生考傳衡贈奉直大夫山東海豐縣知縣乾隆甲午舉人 丙廷教習贈公生子三公其仲也七歲而孤大父親授之業時貧甚兩叔父尙家食兄亦去爲賈公念困約無已時也淚常

濡枕袖大父察知之撫其首曰兒早慧又刻苦厲志吾有望  
矣年十九補弟子員旋食餽出而授徒修入儉甚然悉以奉  
母鞠弟性善飲嘗大醉母胡太宜人戒之卽痛自撻責請繼  
今飲毋過五六酌終身不及亂中歲以後賓筵歡會飲至五  
六酌輒止或強之則流涕舉遺訓座客爲改容嘉慶丁卯舉  
於鄉始爲弟授室與伯兄同爨而居太宜人沒公感愴少孤  
哀毀倍至丙戌大挑以知縣分山東凡權肥城武城新泰壽  
張補海豐調荷澤公於吏能精敏然不純任威猛務在懲暴  
桀安柔良令行禁止吏不容奸而已意所獨見期在必伸不  
爲大吏喜怒奪不以己得喪寵辱措意雖貴育之勇莫之過

海豐斥鹵五穀不生民食草子公曰是堪重困耶悉罷徭役  
勸興魚鹽卽私販亦縱遣之期年政清二年民無菜色荷澤  
治曹郡城中地孔道東潁亳南接豫北介魏雜民所居躍馬  
操利又白晝剽人於道者不絕盜魁趙董李等輩皆嚴旨  
搆捕未獲者公下車則捕治如法餘黨遠竄至千里無盜乃  
以其暇嚴守望興農田課學校風教翕如也亡何定陶獄起  
往嘉慶十八年滑縣逆首以邪教倡亂擾及曹郡旣首逆暨  
羽黨皆伏誅其無辜被汙者一切訊釋籍記具在至道光十  
八年山左撫軍遣弁過定陶令不禮焉返而流言定陶鉅野  
賊將起撫軍聞之懼令私人往偵之則舉舊籍無辜已釋者

姓名增注王侯將相於下若賊黨自相署置者然撫軍遣飛  
章入告仍遣前刺事者往定陶檄兵名捕捕至導以邪教  
中語其初猶懵然對不如指則楚毒之至斃積尸狼藉對如  
指者卽誣以眞賊檻致撫軍所命鞠治皆望風希旨大抵取  
鉗網鍛鍊不承則斬無不立承者又檄徧捕其徒株連蔓引  
定陶鉅野曹單鄆濮間符帖駭然矣荷澤亦被檄名捕教首  
三十餘人皆鄉里目爲善士者也公傷之曰與殺無辜不如  
殺令寢不捕撫軍怒其沮格將坐以軍法郡守促之公曰安  
有坐視無辜之民陷死地不一救者守曰開府意決子毋然  
守不能抗令於何有子卽投劾去後令來此屬終無生理子

毋然公退憤甚獨居深念累日忽大喜曰得之矣不有廉訪使者乎大府受欺廉訪豈受欺者以情哀之當可動卽星夜馳赴濟南叩臬使轅上謁旣入伏地泣不止廉訪強起之乃具白曹民無辜狀廉訪悟曰大府意不可回汝邑名捕諸人得無已逸公曰檄下外未知且荷澤民於令若父子必不逸廉訪曰若歸速逮諸人至吾庭吾親訊且雪之必不付大府私人鞠也公頓首曰如教令三十餘人者逮至果得釋他邑逮至者皆得釋撫軍銜之無以難也公亦以往返冒風雨遂患痺卽移病去官數月紹仁成進士入翰林公尙滯曹郡賀者謂公陰德不爽公曰偶然耳吾行吾素敢責報哉竟歸吏



民送者哭失聲至家則季父雲勛公卒官久矣兄弟均前卒  
惟仲父潔田公自武昌教授歸公喜甚爲置宅迎養蒸蒸不  
倦沒而喪之若考兄子同居撫若己子親黨故交子孫之貧  
者皆加厚卹退探囊中無餘金然不改其樂咸豐甲寅盜踞  
邑城火公廬殆盡衣糧劫掠無遺略不介意惟以世難未夷  
爲憂疾作不呼醫不飲藥曰命豈草木所能回以咸豐九年  
己未九月十三日丑時卒年七十有八以子貴 晉封朝議  
大夫配朱太恭人子六人長紹銓早卒次紹仁道光辛丑進  
士前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次紹儀太學生朱太恭人  
出次某側室李氏出紹仁等以某年月日葬公邑東郭外祖

塋之東銘曰

涕泣抱牘爭豈計大僚怒纍纍死囚悉誅誤忍見駢首就刀  
錦殺人媚人吾何安誅民曷若誅宰官嗚呼敢言人所難吾  
民活矣歸挂冠天不憖遺歸眞塋域百世高車酌公陰德

署河東河道總督按察使銜河南分守河北兵備道蔣公墓  
誌銘

公諱啟敷姓蔣氏字明叔號玉峰世爲廣西全州人系出蜀  
漢大司馬安陽恭侯宋以來衣冠甲一州所謂梅潭蔣氏者  
也八世至公皆科第相承高祖諱尙翊康熙甲子舉人陝西  
安定知縣曾祖諱頽秀雍正壬子舉人河南泌陽知縣祖諱

振聞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陝西安定四川平武直隸新樂  
吳橋等縣知縣侯升知州考諱勵常乾隆庚子副貢生丙午  
舉人融縣訓導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訓導公有子三公  
其仲也早慧九歲善屬文十三試本州童子冠其軍十五補  
博士弟子第一學使者贈詩寵異之公承訓導公之教學賅  
體用厥後起家爲循吏爲勞臣果不負所學云嘉慶丙子舉  
於鄉道光壬午成進士以知縣銓發江西權廣昌德興會昌  
補新城調鞏縣敘獲盜功以知州升用攝永豐服除再補貴  
溪調南昌用卓薦擢定南廳同知權義甯甯都二州補南昌  
同知權饒州廣信二郡循捐米京倉格得知府銜復循捐格

得升道員再署江西鹽法道 簡授河南河北兵備道奉檄  
入大梁主軍興供張賊至佐城守有功 賞戴花翎加按察  
使銜河帥卒 詔行河督事坐河溢鐫秩仍令自効旋復原  
官疾作卒陳橋工次年六十有二其官自縣令洊擢至監司  
署東河河道總督其階自通議大夫至資政大夫江右鄉閭  
分校者二監試者二提調者一公吏績多在江右凡三至農  
田水利學校教化靡不舉民尸而祝之然其大者在識議與  
處置卓絕過人遠甚於顛作顛郡利病書言莠民有三曰會  
匪盜賊鹽梟三者急則合緩則散治之之法有四曰寬處分  
裕經費聯保甲興文學太府趨其說鄰邑龍南大姓廖李世

爭山爲仇令往封閉以廖從李憤投石誤傷令走白守請兵  
公亟謁守曰吏往足縛獻不煩兵也守曰孰可卽自請行先  
使吏諷告之皆投械叩頭曰惟命至則繫倡噪者六人還闔  
村帖然江右郭外歲冬設廠行糜粥待貧者人日給籌予簞  
食南昌新建二令主之或請易錢會湖北流民大至大府令  
復行粥公請別議賑不從赴者至十二萬人不能給呼號踣  
藉死者相枕洶洶且入城大吏議閉城授兵公爭曰是驅使  
亂也請罷粥給錢亟榜通衢尅期分棚如其言乃定漕之訖  
也起於銀貴道光丁未臨川民聚城下讙呶守令白請兵中  
丞吳公遣公往開誠曉譬平其兌納民歡呼載道明年樂川

等邑相繼以漕事譁貴溪尤甚公適權廣信但捕逮鼓眾者  
餘不問大吏咎其寬縱吳公亦惑焉或勸且勉從公曰銀貴  
吏又持之急官困民獨不困耶奈何遂目爲畔逆吾非市恩  
亦不敢避責然竟移公南昌使讞長甯崇義會匪獄吳公徐  
聞公言大悟以貴溪獄付公僅論四人死其會匪連坐亦多  
得輕比全活無算此其尤磊落大者他不勝書也公號爲達  
於政乃其兵事亦練在江西扼海關賊折北而走在大梁值  
故相琦善公充 欽差大臣督師南下調發供億悉倚公倉  
卒無格令一切辦治已而逆賊由歸德犯大梁撫軍他出或  
謂公盍返任公不可偕官吏乘堞日夕拒守賊氣奪走去則

率師次彰德邊之而河北聯莊會起藉團練抗租賦公進議曰是非江右比彼民困困者宜恤驟威以兵必變此民悍悍者宜懲不備以兵且亂當事者不納由是禍大熾卒主用兵公亦馳驅勦撫乃得平論者見公儒生不意膽智開敏如是咸大驚異最後受河事連值泮洞又窘度支殆不可爲咸豐甲寅伏汎大漲漂塚塼皆盡公露坐隄上去僅一老兵侍隄齧過半矣比明兵役復集乃貸料於民撻治三晝夜隄卒完次年權河督甫十日夜大風雨蘭陽隄決公馳奏自劾上雖予譴仍責後效丙辰五月河帥上公勤勞狀詔復其職公荷上寬仁又念父子叨國恩益感奮盡瘁宜防其

年六月疾革伏枕處分皆治河事惟以決口未塞爲憾竟卒於工次著有問梅軒詩文集宦海一蠡教士彙編他論撰甚多公政事緣飾儒雅德興邑先儒余瀚父子從朱子遊舊志載理學爲私憾者削去公復補入之浮梁金鄭二姓互誣其祖公据新唐書謂各爲其主有功德於民一也兩家悅而解公居官治事一於誠不知有禍福處察友上官依於怨不知有嫌怨事親孝訓導公沒廬墓三年兄弟友愛無私財置義莊贍族里黨待以舉火者數十家葺家乘尤合史法配時夫人 誥封夫人側室張萬謝皆 封宜人子六長琦齡道光庚子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順天府府尹次琦沅州庠生先



公卒次珣候選同知次珖鹽提舉候選通判次琦鴻早卒次  
琦清候選同知女二長適同里從九品雷震春早卒次殤孫  
四宸英榮英冠英提舉銜候選通判女孫九公葬某原柏心  
爲公長君禮闈分校所得士承命撰石誌惟公吏能比尹翁  
歸而文雅過之功德比韋丹而威略過之又勤其官而沒宜  
銘以示無窮謹銘曰

備文武惟所施民與兵罔不治肩勞勩忘險夷晚騰上捷石  
菑死勤事不愆遺子承構挺皋夔世濟美耀鼎彝封馬鬣  
山陲納元壤鐫此辭千百世良吏師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杭字孟龍湘陰人文恭公長子也文恭公諱暉  
沈宦業事蹟 國史有傳君幼卽穎慧絕倫五歲背誦唐詩  
三百首七歲能爲五言詩長老大驚目爲奇童湯海秋農曹  
尤賞異以小友呼之甫冠補博士弟子食餼道光癸卯又賢  
書甲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輪對後假還  
三年遽以咯血終君頗秀雙眸清澈見者謂神仙中人博綜  
載籍負才雄駿尤好爲詩上薄風騷漢魏沉酣於太白子美  
馳驟於退之子瞻下訖明之何李所作皆怒而飛翼若垂天  
之雲海內高才碩彥咸歛軍莫敢摩壘是時 宣宗勵精綜  
覈以館閣儲才有重任則拔擢用之唱第得君 天顏良悅

召對策勵甚至後文恭疏謝及再入觀皆論以訓勗汝

子杭以備楨幹君感激殊眷謂聖主寵世臣最優且如

宋仁宗目蘇軾者見待則益潛心經世之學儲以應用凡自  
歷代治忽及時政得失講明切究叅以先儒論定分冊條記  
今猶有鱗次在篋者嘉道以來湘中英才蔚起爲四方冠君  
之挺生適丁其際及嶺西變作埽地誓師揮戈定亂文武躍  
起致位將相疏爵析圭者皆熊湘傑幾於旂常不能勝紀則  
君已埋光剝采委體山阿矣然君體用明達學術正大方釋  
褐之初論者皆謂張始興李鄴侯復出孰知竟以天年早終  
耶嗟乎遭不世之遇挾不世出之才曾不得展其醞蓄勵相

國家僅以文字表見與賈生終童相後先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君咨嗟涕洟者也君性孝友事祖母陳太夫人及文恭公依依如孺子容遭母太夫人憂幾至骨立與同懷弟概恒學問相師友遇庶弟榛初無歧視志尙清整官京朝與趨庭卷軸外無他嗜交尤慎所心敬者不過數人於石交恒傾肝膽好學而貧者必濟之友有過必面折且反覆盡其言乃止遺集曰小芋香館者已梓行君生道光元年辛巳十月二十九日丑時卒道光二十有八年戊申三月二十三日子時年財二十有八勅授儒林郎配郭安人工詩先君卒繼配徐安人均無出以叔氏桓之子輔燿爲其後優貢生孫相鈞君

墓善化河西張家冲叔氏謂柏心當爲文納諸幽竈柏心於  
君忝同舉自顧年齒倍君才則不逮遠甚今顧後死乃以槨  
項黃馘潑淚和墨爲君誌墓也悲夫銘曰

才與遇兮適相副孰天闕兮匿奇光懷舉契兮睇申甫道有  
餘兮命不長挾遺編兮凌算斗耿萬文兮垂其芒粲雲霞兮  
環茲岡世相延兮襲嘉祥

候選教諭譚君墓誌銘

國朝自

高宗時英儒輩出遠承漢學修明馬鄭之業其

高才博辨者復馳騁七略九流參稽綜貫以淹洽名家者精  
深鴻富號爲極盛大抵吳越之彥爲多而吾楚譚君力臣生

數十年後起穹山幽壑中聞風嚮慕積所研窮遂與通才奧  
學相韻頤可不謂卓然奇傑也哉君諱大勳字兆元一字力  
臣先世自巴東徙居長陽磨市代以文學相嬗曾祖鏞郡增  
生祖應洙邑附生 馳贈修職郎考楚歲貢生鄖陽府學訓  
導子二君其長也誕時重闈在堂稱爲充閭之慶甫四齡白  
蓮賊起訓導公練壯士從征君母彭孺人攜之遷避試以字  
能識卽爲授經十七補縣學生旋食餼訓導公客幕府命君  
問業外祖良菴公蘄水學舍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 廷試  
後遂羈輦下應京兆肄業太學凡六年同輩多騰騰或諷以  
謁要津君謝曰日下人才藪吾來求廣吾學不圖仕也主蔭

副憲葉給諫宅以熊腴村大令陳其山比部爲師而友仁和  
龔定盦舍人江都汪孟慈農部定盦才雄學贍一時孟慈又  
容甫先生子也故君之探討聞見益渾渾無涯洩所作復禮  
書朝鮮使者索之播其國中比歸居彭孺人憂侍訓導公于  
鄖主鄖山講席兼治郡守幕中文字訓導歸田君乃遊中州  
湘桂兩至粵東爵相葉公薦主惠來講席亦兼治高要記室  
是時兩粵盜賊方起君亦倦遊歸矣歸而賊氛延于楚所在  
郡邑督治團練里中推君董之獲盜未嘗濫誅訓導公年九  
秩親見五世同堂守令上其事鄉人榮之逾八年訓導公捐  
館君耄矣哀毀如禮邑田逆稱亂都轉唐公以師平之慕君

名殷勤延攬乞君文紀戰事勒諸石薦主本邑書院徧語人曰此經師人師也因主修邑乘勒爲成書會胡恕堂中丞走書相招擬赴之疾作遂不起君治經史徧覽百家獵微探賾以精博稱爲駢文自東漢六代至三唐鎔冶而出之閎整若彥昇休文鋒穎則劉孝標劉子元詩典則冲和體潔而意遠世之矜淵雅者則不工詞藝詡才藻者又多涉孤陋君乃兼長並擅破小儒曲士之樊籬蓋超然比肩大雅之林矣顧華首含章不得如雅存淵如諸老輩取巍科上第名震遠近持著作照耀承明石渠間獨韜光斂耀偃蹇空山至于歿齒嗟乎其可悲也已君於事機尤識大體在郎時准引多滯商白



大府請搜索南旋糧艘絕夾帶君上書郡守寬其禁在高要  
粵民已多剽掠君憂之作團練論上郡守用其法郡以安吏  
某甲失當道意以千金丐君緩頰却其金卒爲幹旋之事竟  
解君語人曰受金則汙吾節矣然渠理直不言且別生事端  
歸舟遇盜舫其篋惟研材盜笑曰公何廉也所著駢散文古  
今體詩讀書一得讀詩一得水經注刊誤新唐書摘繆明事  
類編焦氏易林辨同長陽志備攷惟駢文及詩梓三之一配  
楊孺人子四啟垣縣學廩生啟墉恩貢生啟塾啟璧郡增生  
璧早卒塾後公數日卒女二皆適士族孫四文錯縣學廩生  
軍功候選訓導文鏞嗣璧後文銑文鏢曾孫二垣葬君祖塋

側請柏心爲銘納諸壙柏心情君之韞櫝藝文而不登東觀  
歷西清也銘曰

高文未掌乎典冊膺仕未躡乎公卿夫孰知不我假者其浮  
榮而不我閔者其菁英耶

彭宜人墓誌銘

道光戊申冬彭子蕃太守自滇南上計朝京師相遇於鄂渚  
謂柏心曰亡室饒宜人葬有日矣心哀其賢淑懼沒沒也請  
以壙石之文屬吾子卽出示所自爲傳略則謹就而敘之宜  
人長沙縣人也世爲衣冠族考宗衡娶於江夏陳氏遂僑焉  
故宜人產江夏兄殤考繼沒嗣子復病廢依母氏以居貧甚

仰食刺繡工敏奇麗見者驚爲神宜人舅氏陳叟善知人于  
蕃時猶童年一見卽偉之走語宜人母曰爲女甥相攸無若  
彭氏子者遂以字焉年十九歸于蕃貧亦相埒恒斥歛具佐  
其乏事舅姑尤謹家無婢媪躬井臼烹飪不言瘁雞鳴卽興  
宵分未寐事無不整理者姑馬太宜人嘗慰勞之曰盍少休  
矣然勤動如故舅感末疾卧不起者彌年姑得痰疾五年不  
瘳日夕侍側湯藥食飲手進之姑疾亟執宜人手曰若爲吾  
婦之吾女也哭失聲乃沒初于蕃以孝廉計偕不能治裝襪  
被之兩手入都委家事宜人涕泣訣曰苟富貴毋相忘次年  
遂成進士入史館久之于蕃北上旣改官復偕至滇漉浪宮

大關昆明各邑凡金穀事悉宜人代之勾稽分欸目爲正雜  
二簿其正欸則封置別所題曰官帑不得移他出納亦謹登  
諸籍戒于蕃曰非義毋溷吾籍毋入吾室于蕃心重其言適  
北平劉雲者于蕃女弟也宜人絕愛憐之問遺相繼馬石  
夫先生者于蕃母舅也宜人不以途遙忘飲助于蕃從弟岱  
者少孤露來依宜人撫之必以立志行爲勗始宜人與于蕃  
兩家困約同終鮮兄弟又同抗儷間相視如同氣比于蕃登  
第出宰崎嶇相從踰萬里於是有祿糈有敝佩榮貴鼎鼐子  
婦諸孫列侍非復牛衣對泣時矣不旋踵而朝華先萎須臾  
之欣快償夙昔之况瘁萬不及一焉淑德惠問不以延福算

益以增惋悼嗟乎其殆所謂命也夫宜人卒也以道光某  
年月日其生也以嘉慶癸亥年十二月朔日春秋四十有四  
覃恩勅封孺人晉 贈宜人子四汝琛某官娶婦童汝琮  
已庠生娶婦蔣汝璋六齡而殤幼者彌月殤女五長字馮次  
殤三字徐四五尙幼孫二念宸念宇女孫二皆汝琛出宜人  
好書史時時有所鈔纂獨未嘗爲詩某年月日葬某原宜人  
事舅姑以孝佐夫子以廉律身以勤鞠育以慈準於法宜有

銘銘曰

奚福之嗇而德之厚儲祉衍祥以翊厥後

譚太孺人墓誌銘

嗟乎自鄂經三陌士女之引決者不勝計瑤璧璿珠相率委於烈燄凶鋒豈非禮義之防教澤至深雖閭幃皆能與志士同趨哉今又得譚母余太孺人殉難事太孺人者譚本中之本生母也泣請於柏心曰本中幼出嗣伯父爲後當吾母殉難本中出館武昌惟弟應中侍其事恻其志最烈吾子其闢之以辭光於幽壙死且不朽乃按狀序之太孺人江夏人也考文炯廩生年十九歸候選縣丞如亭先生能婉以敬處婦妣也和待姻隣也惠御婢媪也寬治酒漿也潔生子四女二譚氏本籍南豐後乃附籍江夏世治法家言縣丞君恒遠館家事委太孺人黽勉支持多倚以濟自其少時已解文義多

識前代淑媛事後遇暇時往往執卷潛玩尤喜呂新吾先生  
集采其可爲家法者呼兩女講授之咸豐二年十二月四日  
粵賊陷鄂其長女及應中婦侍側長女請曰兒與弟婦義不  
受辱惟死可以全貞弟當走免往求父兄子婦楊意亦同太  
孺人曰善出縑文餘裂爲三分授之長女及子婦楊趨樓上  
縊死太孺人呼應中曰吾亦死耳汝視吾氣絕卽移藏僻處  
卽速走求汝父及兄存譚氏宗祧應中伏地哭則怒叱之曰  
若欲殉我乃昧大義令我無以下見舅姑安在其爲孝也起  
自經於厨應中號慟昏絕周輔廷者其次女夫也適來探視  
掖應中起語以賊尙無城禁疾走可脫相與坎地覆尸掖之

出城竟免間關十餘日始達其父兄所次年正月賊走其兄  
弟奔還啟視遺骸無恙備樁改歛而葬諸先塋之次子婦楊  
祔焉以長女柩還吳氏葬於字壻墓側大吏以事聞諸朝  
得邀 褒卹入祀昭忠祠邦人以爲榮太孺人生於嘉慶己  
未九月五日夜時年五十有四長女曰寶貞字吳氏子達芝  
未行而壻死遂往守貞臨難死焉次女曰寶淑既嫁以媿難  
死其壻卽周輔廷也太孺人懿行多矣至其蹈義之勇屹乎  
若植天柱而絜地維也銘曰

婦德之稱不出內則孰謂橫流有此毅力軀命甚微義不可  
滅女及子婦均無懦色從死如歸臨危不惑責育雖勇豈逮



巾幗我爲銘之禮宗是式